

道證法師系列叢書一 2010年修訂版

MEDICAL

佛學與醫學

講述/道證法師(郭惠珍醫師)

文字整理/李宜玲



即使明天
是古界末日
今夜
我仍要在園中
種滿蓮花
款詠

南無阿彌陀佛

以清風明月
的心懷



前言

編者謹識

「學醫與學佛」一文，是郭惠珍醫師在中國醫藥學院，為醫王學社講演，由李宜玲學長整理而成的講辭。〈明倫月刊〉於民國七十六年三月份，一七二期起，分五期連載。

本文是郭醫師的現身說法，她以行醫者的實際經驗，配以學佛者的慈悲胸懷，侃侃道出芸芸眾生的苦痛與迷茫，可說是句句肺腑，字字血淚。凡拜讀過本文的人，無不被她「在行醫路上，認真行醫；在學佛路上，認真學佛。」的精神所感動。故而一再影印本文，爭相傳閱。

美國蔡榮坤居士，在洛杉磯閱讀明倫，有感於郭醫師精神的偉大，特別回國倡印「學醫與學佛」一文，蓮友得知，亦爭相隨喜。「德不孤，必有鄰」。當郭醫師知道海內外有許許多多的人，與她心靈相通時，她一定會更堅強的把一切的苦痛化為向道的力量吧！

再版序言

郭醫師悲憫的胸懷，對佛法奉持的真誠，以及字字句句所透露「生老病死誰替得，酸甜苦辣自承當」的人生況味，猶如清夜梵唱，流盪盤旋在每一位有緣者的心海中——一番檢束身心，一番菩提更生！

此所以自去年，蔡榮坤居士倡印「學醫與學佛」一書後，不數月，一萬五千本便流通一空之故。而其後函索、助印之議，仍如雪片不絕，今又有馬來西亞峇株吧轄佛教會，來信倡印，並將在當地，廣為流佈，以此因緣，「學醫與學佛」再版付印。

至於郭醫師生病的消息，在本書收錄的「學醫與學佛外一章」中，已有詳細的報導。她將自己罹病的原因，歸於「深厚的業障」，並引經文敘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及「由貪瞋痴，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

虛空界不能容受。」郭醫師言道，她只有無盡的懺悔。

世事回頭入道堅，北邙路上，人人不免，而八苦交煎，刻刻未停。郭醫師以其年輕光華的生命，受到無常的侵擾，這在在都是一種啟示，許多的蓮友無不因之暗自檢點，自我策勵。但願讀者透過「學醫與學佛」的真實故事，與郭醫師本人生命的遞變，更加莊嚴自己的慧命。

編者謹識

謙敬慈悲遠比

生氣計較

更輕鬆省力

且彼此舒服快樂

南無阿彌陀佛

為什麼

跳不出瞋怒惱慢的框？

什麼障住了我？

我可以一念回心！



日落之歌

（郭醫師每日臨睡自勵）

最後的一口氣

讓我竭誠歌詠阿彌陀佛

最後的一卡力

讓我奮臂畫接引金手

最後的一滴彩

願凝聚成彌陀慈眸

最後的一串淚

願匯入他因久待傾注的淚洋

最後的一心跳

願與他大慈大悲共振

最後的血脈
盡奔流入彌陀願海
朝夕澎湃四十八願壯麗偉大的浪潮
吞盡融化一切苦痛……
吞盡融化一切無奈……

最後的一抹微笑
願化入彌陀的微笑
化入那永恆召喚，無盡奧妙的微笑

最後的呼吸
願納入彌陀的鼻息
成極樂國土湧自光明，奏百千種樂的陣陣清風

——願與一切念佛人共勉——



學醫與學佛 目錄

學醫與學佛

- 附錄一：慈雲懺主淨土文（道證法師血書） 6 5
- 附錄二：華之春滿 天心月圓——「學醫與學佛」外一章 6 6
- 附錄三：禮佛的方法及觀想 7 6
- 附錄四：上道下證法師著作法寶流通目錄 8 4
- 附錄五：上道下證法師著作法寶聲明啟事 8 6

各位老師、各位學長：

每當我站在台上的時候，總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實在是應該坐在一
一個角落的地方，或者甚至是坐在門外的地方，來聆聽師長的教誨，未
學所知十分有限，站在講台，只有深覺慚愧。貴社社長，為我選了個叫
「學醫與學佛」的題目，這也很讓我覺得為難，因為末學「學醫」只是
皮毛而已，「學佛」也只是探頭罷了。在這裡，只敢說是拋磚引玉，請
各位老師、各位學長能夠好好的來指導我，以便讓我今後謀求改進。



末學是學醫的，所以就「學醫與學佛」來探討，在人生的歷程當
中，我們凡夫總是比較喜歡賣瓜說瓜甜，如果今天是學教育的、當老師
的人，他站在台上，或許要說：「佛陀是最偉大的教育家，他好像叩鐘
一樣，叩之以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循循善誘，因材施教。」如
果今天是企業家王永慶學佛，他站在這台上，或許要說：「佛陀是最偉

大的企業家，每天用很智慧的方法，賺了很多的功德法財。」如果是農夫的話，他或許要說：「佛陀是一位偉大的耕作家，他以信心為種子，以智慧為耕犁，以大悲水灌溉，結出智慧菩提的果子來。」如果從事保險業的話，他可能要說：「佛陀是一位最偉大的保險事業家，他開了一家盡虛空、遍法界的大保險公司，讓眾生能夠免得六道輪迴。」我們是學醫的人，難免也要貼金一下，說：「佛陀是最偉大的醫王、最偉大的醫學院教授，佛陀在鹿野苑的初轉法輪，是史上最美的醫學演講。」我們覺得很慶幸，就是能夠在學醫的道路上學佛，能夠在學佛的道路上學醫。事實上，這是一條不可分割的路啊！



在這裡，我想先提出來，一位在日本念佛的人，他是一個釘木履的工匠，他過去曾為非作歹，也曾聽過法師演講，但是他聽不懂，有一次法師教了「南無阿彌陀佛」，這個淨土法門的時候，他聽懂了，回家

以後，每次在釘木屐的時候，他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每釘一根釘子，就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這樣子，他寫了一些詩句在木屐的木片中，有人把它收集起來。當我在值班的夜晚裡，身心疲憊的時候，有一天突然看到他這樣的詩句，他說：「好極了！娑婆的種種，家業的營運，一變而為極樂的莊嚴。奇妙啊！難以思議，南無阿彌陀佛是何種的良藥！南無阿彌陀佛是何等的仙丹！」「讓我換個國土，在這浮世時。」看起來是一些很簡單的句子，卻令我深深感動，尤其「讓我換個國土，在這浮世時」。我們所在的世界是一個紛亂的娑婆世界，大家在學校裡面，或許還沒有感覺到，當我們走到醫院的時候，面對生死掙扎的場面，在內心能換個國土嗎？真的能夠內心換個境界，換個國土的人，那就要像他這個樣子，把「南無阿彌陀佛」，把佛法貫徹在他的生活當中。我們學醫的人，難道不能像這一位釘木屐的木匠一樣？難道我們不能把佛法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的莊嚴，貫徹到我

們學醫、行醫的生活中嗎？



在學醫的時候，有一位鄭尚武教授，他「當」學生「當」得很厲害，我們班上一一起上課九十幾位同學，「當」掉了七十幾位。大家補考得不勝其煩，但是他卻講了一句話，他說：「我不能隨便放走醫學院的一個學生；如果我隨便放走醫學院的一個學生，那麼以後不知道要殺死多少人，我們的關係是『師生』，息息相關，榮辱與共。」當時，我覺得老師相當的囉嗦，到今天才確實的感覺到這條道路是一條很難走的道路。如果你在學校學習念書的時候不想混混，而真的想要好好來念的話，這一個學習的過程也是很艱辛的。

以後出了校門，真的扛起了這個行醫的包袱的時候，那更是非常的艱辛。同仁常常開玩笑的說：「八字不夠差還不能夠當醫生。」你必須要有那種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的命，才能當得起醫師。有一位行醫三十

年的老醫師，突然間暴跳如雷、怒不可支的對我說：「為什麼從早到晚沒有一個人跟我講一句快樂的話呢？」當時我還小，聽到他這句話的時候，覺得不以為然，深深認為這不是一個學醫的人，不是一個行醫的人會講出來的話，可是當我走了這麼一段路再回首，我發現如果中間沒有穿插佛法力量的時候，我們難免要講出這句話！

你看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今天早上發現身體健康、精神飽滿，於是到醫院裡頭去找醫師，給醫師鼓勵鼓勵，並且說個笑話給他聽一聽。甚至以後，你會發現連你的朋友，他不在生病的時候絕不會跟你聯絡；一定是有病的時候，才會打電話來：「幫我看看吧！我哪裡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我做了個肝功能檢查，請你幫我看一看！」不是生病的時候，他不會想到你；生病的時候，他才會想到你。我們「天生」從早到晚就是要聽這一些，總是他在家裡已經忍無可忍，痛不可支的時候，才來找你訴苦一番。我們的病歷一開頭就是記載「主要的苦」——「主要的埋

怨」是什麼？每一個人來了，就是埋怨，我們生來就是要聽埋怨的人，要是沒有隨時聽埋怨話的心理準備，那是不可能做這個行業的。



本人從小生長在一個醫生的家庭，接觸到的一些長輩，也大部分都是醫師，其中也有很多的良醫，不只是名利當中的「名醫」或是「利醫」而已，他們在一生當中也是像平常人所說的：社會地位很高，做得轟轟烈烈，可是到他們老的時候，卻一樣的跟他們所看的病人，犯了同樣的病，直接從病床旁邊，躺上病床。我們的路比任何人都近，我們直接從病床旁邊，躺到病床上去，而且也跟其他人一樣，在恐懼、痛苦中結束生命。

這是我眼睜睜看到的許多例子，就像最近剛剛去世的好幾位台大醫院的醫師，開刀開了一半，結果中風了，他不曉得他要中風了，事先一點也沒有防範，二十年來沒有一點血壓的記錄。我們每天都會板著面孔

跟病人說：「你需要治療！你要好好的檢查。」但是自己呢？前幾天我們的主治大夫問我們說：「你知道你的白血球平常多少嗎？」大家都答不上。「你在醫院工作了多少年，你不曉得自己的白血球是多少？」天天給病人測白血球，卻不知道自己的白血球是多少，有時候，站在這個崗位站久了以後，總是以為我是一個醫生，他是一個病人，好像是與病隔離；其實，我們也跟他們一樣，完全就是一個平凡生死的眾生，我們應該從這裡面來學習什麼呢？

在學校念書的時候，教授曾經至誠告訴我們：「你用功讀書，本身就是一種愛心，就是一種慈悲，因為你不曉得你今天所念的書，以後要用在什麼人身上，也許你今天所學的知識，將來用於你最親愛的母親，也許你所學的知識，用於一個你完全不認識的人。但是你以一種平等的慈悲心來念它，這就是『訓練』。」這也就是我們學佛的人在學中的必要認識。你想到，萬一你沒有念好，以後半夜來個急診，你看不懂，誤

了人家的性命，你一生一世，生生世世要怎麼樣來補償？怎麼樣來贖這個罪過？這是我們醫生壓力很大的地方。

那件衣服穿在身上是很好用、很威風的；但是，事實上它的背後是很辛酸的。有時候我也慶幸，我們在學醫的內容當中，我們念病理，我們念其他的內、外、婦、兒……種種的科別，這裡面所講的眾生種種痛苦，就是一切佛經中的註腳，可以說是給佛經的「苦諦」作註解。當我們細細的去思考它，裡面所講的每一條，從神經系統、心臟、血管系統，一樣一樣的你念下來，會發現我們所學的東西，樣樣不離佛法。

自己在平常讀書的時候更加體會，我們有比別人更好的運氣，我們念組織學、念生理學，在念組織學的時候，電子顯微鏡顯示告訴我們，細胞膜上有孔，後來又發現，孔上又有膜。是因為以前顯微鏡倍數不夠，所以沒有辦法看得出來這個膜上的孔，我想這個裡頭，恐怕孔中有膜，膜中又有孔。我們如果再念一個葡萄糖的分子，要從一個細胞外

面，送到細胞裡頭，那簡直跟我們要去蓮因寺一樣，要在校門口集合，然後還要坐計程車到車站，到了車站點點人數，還要換個車子，還要上山下山，就這樣子，進去還有知客師引導。你發現一個葡萄糖分子進到一個細胞裡頭，就跟這種情形一樣。所以，當我們在念《華嚴經》的時候應該比其他科系的人更容易了解到「一塵中有塵數刹，一一刹有難思佛，一一佛處眾會中，我見恆演菩提行」的偉大。

念一念「在一毛孔中轉大法輪」的句子，就覺得很有意思。現在佛陀不曉得教我的紅血球哪一種法呢？大家念一念，好好的思惟一下。佛陀在古時候就講過我們的身體有好多、好多的蟲啊！當我們念了生理，念了這些醫學以後，發現說像我們白血球的運動、變形蟲的運動，牠一下子在血管裡頭，一下子鑽到血管外頭，哪裡有問題，牠就奔赴那裡的召喚跑過去了。這些佛陀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每每念了這些的時候，不禁法喜充滿，這是何等的大智慧啊！他老人家不需要

抬一個顯微鏡，不需要搬一個電子顯微鏡，他不需要拿一個天文望遠鏡就可以說：「有世界如盤形，有世界如洄漩形。」我們應該比其他科系的同學更容易了解因緣性空的道理，而容易去練習作不淨觀。

我們上解剖的時候，一個人的眼睛、鼻子、頭髮都還在，可是他的呼吸沒有了，一切都停了，本來你可以跟他握握手、談談話的，但是，現在你看著他竟然無語以對。再把他一樣一樣的割開，發現人在哪裡呢？我們應該由這種分析上慢慢的來思考一下，進而體會《心經》上所講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的道理。以前在老師講到淨色根的時候，曾經回想到我們在念「神經」的時候，講到「痛覺」，或是其他的感覺傳導，說穿了，只不過是細胞內外的一些鈉離子、鉀離子出出入入電位改變，一些化學物質傳送而已。它出它入然後又大概各自回去，就是這樣，那就是平常我們所執著的「痛」或是我們平常所執著的觸覺、歡悅或是痛苦啊！從這些裡頭，一樣一樣的來回

想，才發現，其實佛陀老早就把這些醫學的道理說得很清楚了，只是我們現在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敘述來看而已！在念書的時候，這樣的念過來，以後到臨床，就如此的用上去。



每天早上就像社長所說的：「快樂的一天從早課開始」，我想我們學社的同學，都是「快樂的一天從早課開始」啊！每天清晨我在樓下就聽到樓上傳來，學社學長們念得很嘹亮的「南無阿彌陀佛」，然後大家發下了「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四弘誓願。每天早上我也一樣，跟佛開了一些支票，很多都是空頭支票啊！就這麼樣子的開一開，佛經也天天念，不懂也念，但願「書念千遍，其義自現。」後來，發現這都用上來了，最近才慢慢的又體會到《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裡頭所講「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

當我到醫院去以後，我發現不僅是「十二如來在一劫當中」，我發現每天都有好多的如來，敲了我診察室的門，進來告訴我苦、集、滅、道的道理，來教我念佛，來提醒我要提起這一念佛號，免墮生死輪迴。其實啊，這種心境在行醫以後，慢慢慢慢的才有所體會。本來學佛學得很散漫，在過去總是覺得念一句阿彌陀佛，這是很簡單的，五逆十惡念個十句都能夠往生，這有什麼難呢？哎呀！像我這個樣子，決定沒有問題！行醫以後，每天那麼多尊的「如來」來演戲教我，演出了這種念佛的困難性，才叫我整個心境改變了，不敢再輕忽，也才發現到佛菩薩是何等的慈悲！如來為我，如此倍嘗辛酸！



當我到腫瘤科以後，更加的體會到佛菩薩在教導眾生的時候的那種心境。舉個例來說：

有一次我看了一位子宮頸癌的病人（這是個子宮頸癌第二期的病

人），第二期的子宮頸癌用放射線來治療，可以說是效果很好，也沒有什麼合併症，應當是可以治得好的。所以，當我看了她以後，我很積極的給她安排治療，沒想到，在這個時候，她的兒子發生了車禍。此後，她就說家境有困難，她必須要把錢先移給她的兒子療傷，她不能來治療了！

當時，我心裡想：「要是妳錯過了今日治療的機會，等到有錢的時候妳再來，那時候可能已經沒有辦法幫妳治療了！」所以，隨即籌了一筆錢，晚上下班後，跟我室友，兩個人找到她家去拜訪她，勸她來做治療。當時，她坐在她家的門口蹺了一隻腳，斜著眼看我，也許她想：「怎麼有這種醫生，這麼囉嗦！可能『生意』不好，晚上還跑到我家來，不知道有什麼企圖呢？」。因為她一直沒有來接受治療，我怎麼樣的勸她，怎麼樣的告訴她嚴重性，病人說：「我不很嚴重啊！我只不過是陰道有點出血而已。」她認為她不怎麼嚴重，可是憑我們學了幾年的

醫學，可以料到她以後會非常的嚴重，這種痛苦是超過她所能忍受的，所以才跑到她家裡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勸她說：「妳有困難，沒有關係，治療的費用，我先幫妳準備好，妳放心的來治療。」但她很不在乎，好像這件事情跟她不相干一樣，當時我記得，我的室友江姐相當憤慨！

回來以後，我痛自懺悔了一番，在那種時候，內心非常的痛苦，我才發現到原來我跟這個子宮頸癌的病人，害的是完全一樣的病！多久以來，無始劫以來，佛陀眼看著我得那麼重的病，伸著手一直要拉我，甚至於所有的治療費用都幫我準備好了，但我一直不肯接受治療，至今流浪生死，備受眾苦。從自己這種心境去體會，從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後，回來真的痛自懺悔一番；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個病人憑什麼要來相信我，我又沒有修持，長得也不像一個好人的樣子，她看了我，難免要懷疑啊！為什麼？妳憑什麼要幫我出錢，要叫我去治療？到底為什麼要

在夜晚來拜訪我？妳有什麼企圖呢？她不能夠相信。有時候，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裡面互相猜忌、互相懷疑，習慣了以後，我們不能夠相信任何的好事，我們不敢相信阿彌陀佛老早為我們苦心設計了一個極樂世界，在那邊等待我們，每天每天在那裡等待我們，伸著手，準備接引我們到那裡去，我們已經失去了這種相信的能力了，在這段時間，我才慢慢體會到，佛說淨土法門是難信之法。



在醫院裡幾乎每一位病人來告訴我一個不一樣的故事，告訴我一段不一樣的法，來提醒我們念佛；用一種不同的角度，一種不同的激勵方法來教我們念佛，這時候才發現到：原來每一個眾生，都是我們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對象，他來教我們怎麼樣往上求佛道，怎麼樣往下度眾生，就好像觀世音菩薩所拿的楊柳枝一樣，楊柳枝心是向上的、堅實的，但是它的枝條是柔軟的、向下的，我們在學習當中，必須要同時學

得楊柳這種堅硬的枝心向上，以及這種柔軟的枝條向下。

每次在醫院裡，我都注意傾聽病人的訴說，他們不是向我們埋怨的，當我們換了一個角度的時候，當我們用一種學佛的心來學醫，用學佛的心來行醫的時候，這一切使醫生繁複的東西，似乎都變了！慢慢才體會到所謂的「平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有一位八十歲乳癌的老太太，她雖已開過刀，但是治療尚未完全，這個腫瘤又復發了。當她來就醫時，我準備為她做放射治療，但她說：「哎喲！每天來醫院治療好麻煩哦！坐車又會暈車」，所以，她就不願意來治療！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她又來了，這時她的手已腫起來，腫得沒有辦法移動，每當搬動她的手時，她那種叫聲既蒼老又淒厲，叫得我們心痛萬分。

因為她從來不敢移開她的手，所以腋下長了很多的蛆，我要為她換

藥的時候，護士告訴我說：「郭醫師，沒辦法！我一定要戴口罩，否則受不了，那種肉體腐爛的味道！」這是一位八十歲的老人，難道她沒有當新娘的時候嗎？難道她沒有貌美年輕的時候嗎？但是，有一天當她看到一條條的蛆從她腋下出來的時候，她又將如何呢？如果這是我，我又將如何呢？



還有另外一位乳癌的病人，她來的時候，也是開完刀以後復發，在胸壁上長了二顆小結節，勸她治療，她覺得自己又窮，治療又麻煩，就延遲治療，後來這個癌爛掉了，爛到整個胸壁穿過去，成一個窟窿，下面的肺隨著呼吸一鼓一鼓，一張一縮的，都清晰可見，膿水不斷流出來，她住在員林，員林的很多外科診所，不方便為她換藥，所以她每天從員林坐著車子，來到我們醫院，為的就是換這個傷口的藥，由於她家境不好，所以沒有辦法住院，只好天天如此來來往往，想不麻煩也不可

得。

為了維持她傷口的乾淨，我們每天給她換二次的藥，第一次換了以後，她就在醫院裡面或走或站，走走、站站、躺躺（躺在門口）等待下午換第二次藥。這樣子，足足有一年的時間，有時候連吃便當的錢也沒有，有時候有錢有便當卻吃不下，直到她去世的前幾天才沒辦法來；她去世後，她的女兒打電話來哭著說：「我的母親在去世前想要見妳一面。」

那天晚上，還記得是一個下雨寒冷的晚上，我搭著車子到員林家裡去看她，為她念佛，望著窗外淒冷的風雨，心想：這麼一個老人家，她忍受癌侵蝕骨頭的痛苦，每天獨自坐著這趟車來來往往，一年中七百多趟，她何嘗不希望她的兒女來陪陪她呢？但她兒女不去賺錢，誰給她錢換藥呢？回想一年中她從來不敢看她的傷口，只看我的臉孔表情猜測傷口狀況，所以雖然我心很痛，但都露出笑容一邊說故事或念佛，她便

放心一些，直到有一天，當換藥的時候，恰有一個人突然跑進來，從她旁邊經過，那人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就是叫了這麼一聲，使她回去幾天幾夜哭得睡不著覺。

當我到她家裡的時候，一看是一座土牆房子，一口棺木擺在中間，家徒四壁，連我帶去一個袋子都沒有地方放，幾個兒孫在旁喧鬧，就這樣子，這就是一個女人的一生！一個女人，年輕的時候辛辛苦苦養兒育女，到最後呢？胸前一個大窟窿，加上一口棺木，這也就是一個凡人的一生。



有一個二十七歲的男性，是一個鼻咽癌的病人，三月的時候，他第一次到醫院裡來看我，那時候只是一個小小的淋巴結，在耳朵下面，但是他的症狀：流鼻血、頭痛、鼻塞，摸到那個淋巴結，我心裡就知道不妙了！當時，由於不了解他的個性，不敢一口告訴他：「你得的是

癌症，你要來治療。」只敢說：「你的病很嚴重，但可以治療，你要趕快來治療。」但是，他回家後，心想：「我還可以上班，又剛剛結婚，也沒有什麼大不舒服，偶爾流個鼻血，鼻子塞塞的跟感冒沒有什麼兩樣。」他不聽我們的話，我又寫信去給他，並且打電話給他，他還是不肯來。後來他才告訴我，當時，他心裡面想：「這個醫生真是愛賺錢，連我們不要去治療，都還打電話、寫信來催。」

過了三個月，六月的時候，他到急診室來，並請廣播找我去看他，我初一看，認不得是三月的時候，看到的那個人。這個腫瘤已經壓迫得使他呼吸困難、吞嚥困難，他才來，為什麼這麼遲呢？當時實在很為這遲延感到惋惜和痛苦！才二十七歲，剛剛結婚，他的太太才嫁給他就要做寡婦，我看到她那種憂愁的面孔，內心感到非常沉痛。為什麼他不能相信呢？然而，再想想，我何嘗不是跟他一樣呢？

我們只不過多學了幾年的醫，能夠發現，能夠提前曉得他三個月以

後的變化；而他自己卻對三個月以後的變化一無所知。其實明天將發生什麼事，我們也一無所知，對未來充滿錯誤的寄望，以致一再遲延，後來雖然盡力治療，腫瘤能夠縮小一些，可是卻已無能挽回他的生命。因為最好的時機已錯過了，癌又蔓延到肺部，每一呼吸都是痛苦的喘息。

當時我教他念佛，他一直非常後悔當時不聽我的話，我告訴他說：「你不聽我的話，已經吃了一個大虧，今天我教你念佛，你再不聽，就要再吃一個更大的虧啊！」他說他知道了，一直到他出加護病房，病危要送回家的時候，他拿著一串念珠，還不停的念。這一切，不禁讓我熱淚奪眶而出，我們就要到這種程度嗎？我們就不能提早一點覺悟嗎？



還有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也是鼻咽癌的病人，她的耳朵後長了一個淋巴結，越來越大，越來越痛苦，她的母親說：「我從鄉下用腳踏

車載著她，不知載往何處去醫治？」茫然無依，後來切片檢查，確定是癌才來作放射治療。作放射治療並無特殊感覺，但放射治療到一個相當大的劑量時候，皮膚及照射部位黏膜會發生反應，這只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大概一、二個星期之後就可以痊癒，但是這種痛苦，對於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來說，已經是大得無法承擔，她告訴我說：「喝牛奶的時候像刀子割喉嚨一樣，幾天幾夜喝不下一點東西。」

她只是一個小小的孩子，這麼大的壓力與恐懼，常使她瞪直了眼睛，呆呆地躺在床上。由於觀察病人的痛苦，聽他們細訴，我才明白原來餓鬼、地獄的苦，不是像我原來所想像——「是佛怕人做壞事講來嚇人的。」也才深信佛是真語者、實語者。她的母親看著她，跪在床邊掉眼淚，甚至七天七夜不眠不休守望著她，我們念佛守護自己的一顆心如果沒有慈母守護病兒一般，還怕不成功嗎？

當她拿著鏡子看到自己的時候，慘叫了一聲說：「要嚇死人了！怎

麼變成這個樣子！」我每天上班會經過北平板鴨、脆皮烤鴨的地方，看見那一頭頭掛在那邊烤得焦黑的鴨子倒吊看，彷彿聽見病人沙啞痛苦的呼喚：「郭醫師，我喉嚨好痛！吞不下任何食物。」我也感受到烤鴨的呼喚——我的內心跟看到病人是一樣的難過！「菩薩畏因，凡夫畏果。」我們怎麼曉得，今天我們加在板鴨上的，來日不是這樣的加在自已的身上呢？這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這應該生龍活虎的年紀啊！

但是她皮膚變色時是想回家而不敢回家，怕大家看到她的樣子害怕，有誰能夠料得到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她會發生這樣子的悲劇呢？現在她的腫瘤已經全消了，但是她的經歷卻深銘我心，這種痛苦使她念佛，她和她媽媽也發心皈依，受五戒了，當我為她們講解殺生戒時，她的媽媽流著眼淚說，一直到她看見女兒生死邊緣的掙扎，皮膚焦爛的苦，她才了解過去殺雞時，刀子加給雞脖子的痛苦。佛菩薩教人念佛的方法有很多，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你什麼時候教她念佛呢？就在她

吞不下任何食物的時候，就在這脫皮痛苦難忍的時候，就是念佛的時候吧！但為什麼一定要等如此千般受苦才是時候呢？



還有另一位鼻咽癌患者，我們中國人的鼻咽癌是世界第一位的。他的腫瘤很大、爛穿了皮膚，頸總動脈都可以看得見，一個眼睛大，一個眼睛小，臉都已經歪了，可是，難得的是這個病人，在這個時候，他總算想通了，能夠開始念佛，看著佛像，拿著念珠。開始的時候，他來治療，治療了一半，先是他的丈母娘去世，中斷治療，後來他的兒子又發生車禍死了，就這樣子，財產幾喪盡，他沒有辦法繼續治療，一直讓這個腫瘤擴散蔓延，到來的時候，我們幾乎預計他沒有辦法活超過十天了，頸動脈大血管破裂，血流得一蹋糊塗，在這個時候，我們教他念佛，沒有想到，他真的能夠把持住這一句佛號，一句又一句地念。

他的聲帶已經受到了腫瘤的破壞，念佛已經不能夠念出聲音來，

他用沙啞的聲音告訴我：「我在這裡修心養性，我在這裡反省我一生所作所為、什麼事做錯了，我很想去做一些善事，當我好起來的時候，請妳帶我到寺廟去。」我心裡很難過，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等到這一天，才想到「我要去做善事，我要去寺廟？」那天早上他的血壓降低休克，我是懷著一種幫他助念、送他往生的心情在旁邊為他助念，沒有想到，他真的拿著念珠，一念再念，我告訴他說：「你天天想要行善，我告訴你最好行善的方法，你在床上在這個最重要的關頭，念阿彌陀佛，只要你自己能夠成就，淨化內心，完成自覺生命，一個人的一生就是一種榜樣，只要你能夠振作給所有痛苦中的人一種鼓勵，你就是做最大的善事。」

他真的一句又一句的念，我忍不住去拿了照相機把他拍起來，沒有想到，他一直念一直念，血壓卻回升了！我還沒有給他用任何升血壓的藥，他的血壓卻回升了！不多久，他告訴我說他要站起來，先前，他告

訴我說他每天念三千句，我說：「你的情況這麼嚴重，念三千句怎麼夠呢？起碼要念一萬句，因為不念佛，也都在胡思亂想。」他說：「要念那麼多嗎？」他覺得困難，因為，他有時候會昏過去，會昏迷不醒，然後又醒過來，又念念，就這樣子，過了幾天，我去看他的時候，他說：「我一天已經念到一萬了！」

請問大家，我們平常身體健康、精神飽滿的人，每天有沒有這樣的用功來念呢？我們一定要等到這種力不從心的時候嗎？當我們像他一樣痛苦的時候，有沒有像他這種忍耐力來念佛呢？還記得上次吳聰龍老師在講課的時候，特別提到：若靜坐的時候，念佛有十分的工夫，亦即念得一百句是一百句，沒有一句打失；念得一萬句是一萬句，沒有一句打失，才是十分的工夫。靜坐中有十分的工夫，動中只有一分；動中有十分工夫，睡夢中只有一分；睡夢中有十分，病中只有一分，病中有十分，臨命終只有一分，我們有多少的工夫能夠來經歷這種生死的考驗

呢？

我看著他的時候，陪著他念佛，念到我淚流滿面，想到佛在《地藏經》裡面叮囑地藏菩薩的話：「勿令眾生墮於惡道中一日一夜。」看著他人也看著自己，在這個六道輪迴中生死流轉，不知要到幾時？而佛菩薩他那麼慈悲地，甚至不忍心讓我們墮到惡道中一日一夜，輾轉反覆，一勸再勸，誠如靈山寺佛堂上題的對聯：

「累吾化身八千次，為汝說法四九年」

若不覺悟，我們怎麼能夠對得起他呢？我感覺到我給他四個字——阿彌陀佛，而他卻以這種血淋淋的生死掙扎來教我！



有另外一個鼻咽癌的女病人，也是才二、三十歲而已，她來的時候，腫瘤已經很大，壓迫兩側頸部，呼吸也已經有點困難了，這個病人在往生前一段時間，就發心吃素求生極樂了！當她很痛苦的時候，握著

我的手告訴我說：「郭醫師，如果沒有希望了，我希望阿彌陀佛能夠早點帶我走。」

她在別的醫院住院，而來本院作放射治療，有一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時候，加護病房廣播叫我，我才知道半夜裡她在別的醫院裡，呼吸困難，（因腫瘤壓迫呼吸道）被送到我們醫院來急救，作氣管切開術。而氣管插管急救無效，早上就斷氣，血壓、心跳也都測不到了，家屬在辦離院手續！加護病房的小姐找我去，我一看，人已經斷氣了，那時候內心感到很難過，在耳邊跟她說：「你在短短的生命中，已經經歷了那麼大的痛苦，在這個時候，請你提起正念跟我來念佛。」

因佛昔本誓：「若有眾生欲生我國，至心信樂，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此時唯願佛慈悲攝受。我在旁邊一句又一句的念，沒有想到，她竟然淚流滿面，當時，我把加護病房的護士請過來，告訴她們說：「佛法所說的『人在呼吸停止以後，「八識」還沒有離開』，為

她念佛的時候，她還掉下眼淚，我跟她說話，她也一直一直的掉眼淚，說她已經去世了嘛，八識沒有離去！」

我們千萬要善待一個臨終的人，我們千萬要善待一個所謂「死掉的人」，大家都有機會去醫院，大家都有機會到加護病房去值班，甚至一天會送走好幾個人，請記得，我們千萬不要為了怕家屬責備，抱著一種「作秀」、「做給人看，保護我自己，免得被你告」的那種心情來做急救；除非我們真的懷著一種「我要把你救活」的誠懇心情，我們才好來做這件事。千萬不能心裡覺得：「哎呀！他實在沒有希望了，但如果我不按例行公式做個樣子給人家看看就不行」。我每次都會記得她流下來的眼淚，希望大家也能夠記得！



有一個口腔癌的病人，他的癌就長在靠近嘴唇的地方，做過治療以後，腫瘤消退了，可是嘴角跟面頰卻破了一個洞，必須要從肩膀，

割一塊肉上來補。我想醫學院高年級同學念整型外科，都會讀到這種FLAP。他還很年輕，胸部還刺青，想當然是個「不可一世」的人，但是在這種生老病死的折磨當中，他說：「當我聞到自己嘴巴發出來的味道時，你叫我怎麼能夠吃得下飯呢？」本來他是一個壞孩子，家裡都不要他了，可是得了這個病以後，他卻發心學乖了！他說：「我感受到這種因果報應，我是活該！」

所以，在治療過程中，他非常熱心幫助其他的病人，有年紀大上不了檯子的，他就抱著人家上上下下，懷著一種慚愧、懺悔的心境，他的癌歷經放射治療及手術，終於治療好了！我們很慶幸他在這種痛苦的教訓當中，能夠懺悔，能夠改過，有時候我們想想，自己恐怕還沒有這種勇氣呢！當第一次手術後，第二次手術前，由於面部尚未整型完好，他坐在診察室外面的時候，有些小孩甚至看到他拔腿就跑，但是他卻勇敢承擔下這種果報，而且發心來改，這是一種很了不起的典範，也許當我

們得了那樣的病，要做那樣的手術時，我們還沒有像他那種勇氣來承擔呢！

當深入了解一個眾生的苦楚，傾聽他們夜晚的呻吟時，才會體認到佛為什麼要一再一再的來說這個「苦」字，佛法並不是悲觀的，佛已經用他的大智慧眼睛，看到我們所受的種種的苦，所以，他才不惜大家責備他的悲觀，來說這些法，為的是叫我們不再吃這樣的苦頭，但是，能夠不吃苦頭，而能夠修行的「一等馬」，到底有多少呢？



在我值班室的隔壁住著一位年老的病人，從他的臉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個相當有學問修養的人，據說他以前是北平的大學教授，年紀，有的人說他九十二歲，有的人說他八十八歲，到這把年紀，卻得了這個癡呆症躺在床上，他是我病人「隔壁床的病人」，每天我進去的時候，從來沒看他張開過眼睛，大、小便不能控制，就泡在這個屎尿堆裡面，

過去曾經是一位有學問、有地位的教授，今天卻躺在這個屎尿堆中，不省人事，也沒有家屬來照顧他。

每天我進去病房的時候，就在他耳朵邊喊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總是把他叫一叫，搖一搖。這天，他竟然很出乎意料之外的，念了二聲的阿彌陀佛，而且他奮鬥著合掌，他想要念，但是那二聲過後，我卻沒有再聽到第三聲的佛號，大家想想看，這就是「老」啊！想要合掌念一句的佛，想要奮鬥出一句的阿彌陀佛，都這麼難，我從他的眼睛裡面，看到他的意願，卻聽不見那個聲音，原來，老來念一句佛是娑婆世界的大難事啊！也許我們有一天也一樣的當了一個大學的教授，但是，卻難免有一天包著尿布躺在床上，在屎尿堆裡面，奮鬥一句阿彌陀佛而不可得！想想現在實在應該加緊用功啊！



另有一個肺癌的老病人，他五歲時父死，八歲時母亡，孤苦伶仃，

活到八十歲，他每天躺在床上，想要叫他吃個飯，真是天大的困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幫他刷個牙，他就這麼躺在那裡，他不是不能動，是不願再動，決心要死，他不願起來小便，他也不願意起來大便，替他洗牙齒，他跟我說：「要死了，還刷牙做什麼？」唉！有時候我們不曉得應該怎麼辦？

在這個時候，實在是一些困難的考驗，怎麼樣的下化眾生呢？怎麼樣的上求佛道？當我們自己度化不了自己的時候，就會碰到很多情形，我們不知道該怎麼樣的來幫助他人呢？事實上，我跟我們的病人一樣，患的都是同樣的病啊！

還有一位老人家，額頭上長了一個癌，侵犯得眼睛都看不見了，我們現在不是上腫瘤科的課，我們不說他是怎樣的病理，我們得想想啊！如果這是我的話，我要怎麼樣的過活啊？



一個舌癌的年輕女孩子，她的癌是從舌頭長到下巴去，腫得非常！當時是大出血，來到急診室，後來給她做治療以後，腫瘤漸漸消退了；可是，卻在嘴巴、口腔，跟下顎的地方，造成一個相通的瘻管，吃東西就從這個下巴漏出來，所以每次都會有一些殘留的髒東西在那裡，這個膿啊，是滴滴答答的流，我記得每一次我站在她旁邊給她換藥，腳上都要被蚊蟲叮了很多很多的炮炮，因為她的房間，根本不可能維持乾淨，這些膿啊！血啊！就是不斷的流出來，

後來她伸著手摸著下巴的時候，竟然是一條一條白白蟲子，在她的嘴巴裡面，她瘦得不成人形，站起來都搖搖晃晃，卻常常奮鬥著要爬出去自殺。有一天早上，我們在新民商工那邊找到她，她奮鬥著出去自殺，只有二十出頭的人，她的孩子非常的小，在旁邊叫著媽媽，就這樣子的結束了她的生命，在那個時候，她念佛念佛，阿彌陀佛的聲音念得那樣顫顫抖抖。

✿ ✿ ✿ ✿ ✿

有一個口腔癌的病人，腫瘤長得非常大，為什麼口腔癌總是長得那麼大，才要來看呢？這個人站在遠遠離十幾步的地方裡，就可以聞到他發出來的臭味了，他是要來住院的，可是一進到病房裡頭，另外那一個病人卻一直吐，一直吐啊！跑出去了！他的心理大受傷害，拒絕治療就回去了。

我每次看到這些的時候，再回想到經典所講的，我們在造口業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有時候我們隨隨便便的講一句話，大家要注意一個「因果果大」的道理啊！我相信佛陀所說的都是真的。地獄裡面一切抽腸剝斬、拔舌耕犁，這些痛苦都是真的，果報不可思議，所以，我們要小心心很小心，在身語意業上多做檢討，不要等到有一天我們這麼痛苦的時候，才發現到我們實在是無法承擔啊！



舌癌的病，經常都是起源於舌頭穿過下巴長到外面來，又開了花，又長上去。餓鬼道眾生佛經描述腹大如鼓，咽如針孔，我們不必到餓鬼道去看，也不必說這個沒有人看得到，我天天都看得到啊！「吞不下去」、「咽如針孔」，這些都是病人跟我說的話，他說：「郭醫師，我喝水的時候像火燒一樣。」我才猛然驚覺到這是佛經裡頭所講的，形容吃到東西以後，嘴巴就出猛火燒，把這東西，變成焦炭，記住！深信因果。



有一個鼻咽癌蔓延到淋巴腺的病人，以前只是一個很小很小，要仔細摸才摸得到的一個腫瘤，叫他治療，他也信不過；等到他再來的時候，就是這樣大了，變開花的腫瘤，這個時候已經很難治療了。我想一個學醫的人，在教科書上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樣淒慘的照片，那時候只是抱著一種學習這是什麼名字，什麼名字，什麼名字，什麼病名的心情去

看它，而這些人他們天天來對著我，天天來讓我換藥，每天來問我說：「為什麼越長越大呢？為什麼越長越大呢？」



一個患皮膚癌的病人，這個病人其實已經活了一段很長的時間，這是復發以後的情形，他的治療都已經做到極量了，沒有辦法再繼續做下去了，以前的醫生告訴他說：「你這不能做了，你回去等時間好了！」他有時候在傷口爛得一蹋糊塗的時候，沒有辦法處理就會來換藥。哎！他只是告訴我：「我只有等時間了！」我們怎麼樣在這種時候把一句佛號告訴他呢？我們怎麼樣陪他們度過這種陰暗痛苦的時光呢？假使我們自己都不能過這種陰暗痛苦的時光，我們憑什麼來幫助他們呢？



有一位口腔癌的病人——我希望大家都應該把他當做是佛菩薩給我們的示現，在心裡多多的念佛，為他們迴向，也感謝諸佛菩薩不惜種種

的辛酸來教導我們，這是活生生的《八大人覺經》第一覺悟，這是觸目驚心的經典。

「口腔癌」，這種病人其實是很多的，這種癌到最後多會穿孔，病人吃東西的時候，就從這面頰跑出來，我們每天為他洗，清潔這個傷口，把它弄乾淨，當這個消毒的水，讓他從嘴巴裡漱一漱，再從傷口流出來的時候，你知道他那種已經瘦弱不堪的身體痛得發抖，這樣的生活一天過一天，癌在口腔，沒有傷到致命的器官，他不會馬上就死掉，這種生活一天一天的煎熬下去，令人想到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實在不曉得該怎麼辦？



當我把病人紗布拆開的時候，猛見這一顆已經挖掉的眼睛，不由得就回想到，當有人吃魚的時候，伸著筷子就把這魚的眼睛挖起來，請你回想這一幕，有一天這個挖掉一隻眼睛的果報，假如回歸到自己身上來

就是像這樣子。



由鼻孔到胃，插著一個鼻胃管，幾乎是我們腫瘤科住院病人的特色，每個人都幾乎沒有辦法吃東西，靠著這一條管子來維繫生命，請問插著這一條管子，能夠念佛的人有多少？偏偏這是四個人就有一個人得的毛病，現在我們的皮膚是平滑的，但是不曉得什麼時候會變成這個樣子，從經首「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念起，每每念到「生死熾然，苦惱無量，發大乘心，普濟一切，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念到這裡的時候，常常聲音都會哽咽，回想到一幕一幕，回想到諸佛菩薩，不惜一切辛酸來教我這血淋淋的一幕一幕，我們怎麼能夠再蹉跎呢？看了這苦惱的一幕，讓我們來看看修行的法喜：

懺公師父坐在這個蓮花上，他說：「啊！在這個山上拜佛的時候，

那種禪悅啊！那一種法喜啊！」他老人家拍這張照片的時候，正在說著這些話。每當看到的時候，就感覺到一種禪悅、一種法喜和修行人的力量，他的表達不需要拿出畫筆，也不需要搬出鋼琴，或者小提琴，他本身只坐在那裡，就有這種意味，這是最偉大的藝術了！

當把自己內心的疾病醫好的時候，再顯現出來的安詳、莊嚴。每每想到當我們有一次去打佛七，大家盤腿，坐了二個小時，腿麻得一蹋糊塗，痛苦難忍的時候，師父在上面說：「大家到這兒來拜佛要學佛面，應安詳、微笑，怎麼個個愁眉苦臉？咬牙切齒啊？」從這個打坐的痛苦當中，我們可以自己有個警覺，當有一天我們像前面所看那些人，那樣苦惱的時候，我們怎麼樣的忍下去？我們免不了要咬牙切齒，要愁眉苦臉，哪裡能夠有佛面的安詳、微笑呢？



我們再來看這是一張雪公老師在往生前幾天去放生拍的照片，老人

家何等的自在啊！大家前面看到的，多是年紀輕輕的就一蹋糊塗，有誰能夠在九十七歲的時候，還能夠登上講台去跟大家說法，盡了他最後最後的一口氣，來告訴我們念佛要怎樣的「淨念相繼」，朽木跟神木的差別就在這裡。不修行的凡夫是苦苦惱惱的；修行的大德是何等的自在！大家再看一眼 雪公老師，回想回想老人家在慈光圖書館怎麼樣的來教導我們。



再瞻仰廣欽老和尚圓寂前二天教弟子念佛時候的神情，大家看他老人家還是目光炯炯，他們下了多大的功夫呢？跟我們悠悠忽忽過日子是大不相同的，不一樣的播種，不一樣的耕耘，有不一樣的結果。好好的再看一眼老和尚，好一個「沒來沒去，沒事情」的瀟灑，大家比一比就知道了，你選擇哪一樣呢？同樣的是一個人，為什麼人家能夠那樣清淨莊嚴，能夠在要走的時候，自知時至，心不顛倒？而為什麼我們要苦苦

惱惱的恐懼掙扎？

當我們以佛堂裡面拜佛、誦經、念佛的心到醫院上班的時候，總會有了新的感受，在醫院裡面照顧病人（帶著這種拜佛的心情去看病人）每一位病人都應把他當作是佛菩薩來教育我們的，每一個病人都告訴我們經典裡頭的意義（用不同的方法），因為我們是這麼一個愚痴，貪瞋痴充滿的凡夫，所以佛陀不得不用各種的善巧方便，由於我們又是這麼的健忘，念了幾句以後就忘掉，所以不得不用這種驚心觸目的痛苦來提醒我們提起念佛，精進念佛的道念。

學習以拜佛的心情去看病——在《普賢行願品》裡頭講到說：「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在我們從事這個行醫修行當中，我們也要充滿這種供養的心情，用我們供養佛菩薩的虔誠，《行願品》裡頭又教我們要恭敬承事一切眾

生「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為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當我們在醫院裡頭，或其他地方的時候，都應該牢牢的記得這些話。不曉得哪一尊佛菩薩在哪一天找上你的門來，總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我們懷著這種心情，「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的心情。



我很喜歡提一個故事，一個我們在印度朝聖的時候所發生的故事，雖然常常提，可是也常常忘記，所以我不嫌囉嗦，再次把它提出來。當我們到印度去朝聖的時候：

有一位師父他就告訴我，他的師父那一輩有兩個一起到五台山去朝文殊師利菩薩，他們兩個人很貧窮，兩個人只有三條褲子穿，在這個朝聖的路上，他換褲子，另外一個人就不換褲子，就這樣的，三條褲子兩

個人輪流穿。到了五台山的時候，遇到一個更窮的老人跟他化緣——化這條褲子，他們兩個人考慮再三、再三考慮，「不行！」這條褲子實在太重要了，這條褲子如果給了他，我們兩個人這輩子就不要換褲子了！想來想去，還是決定不要把這條褲子給他。

結果這個老人跟他說：「你不要喪失機會哦！」他們兩個還是決定不給他，後來這個老人一下子在眼前不見了，他們兩個人猛然一驚，才發現原來我們到五台山碰見了文殊師利菩薩，當面錯過了！沒有認出來！這個試沒有考過，在我們朝聖的途中，這位師父就跟我們這麼說，提醒我們一定注意。

結果到了菩提伽雅——佛成道的地方。有一天我去為一位西藏的人看病，看回來的時候，發現他跟一位西藏的喇嘛，二個人站在門口那裡比手畫腳，他們在那裡比什麼，我們看不懂，過去一問，才發現原來這位西藏的喇嘛，要跟這位師父化緣，他要跟他化他的帽子、他的衣服、

他的水壺、袈裟……種種，從頭到尾他都化了，連他的念珠。

這師父只問他說：「你自己有一條念珠，怎麼還要化我這一條呢？怎麼可以！我這袈裟只有一件。」他就在那裡比比畫畫，兩個人扯不清，我過去一看的時候，猛然想起來這位師父告訴我們的那個故事，我就跟他說：「師父，給他哦！」結果他說：「哦！」猛然他也想起來。後來就回到我們住的泰國寺廟裡頭，去把這個行李箱搬出來，什麼都給他，從帽子啊！內衣、毛線襪啊……什麼東西統統都給他。

回想起來很有意思，這個西藏的老喇嘛，在我們要一起走回泰廟的時候，正是夕陽西下的時候，這個老喇嘛指著太陽，然後指著他自己，然後跟我說一些話，我們因為語言不通，他就念「阿彌達巴」「阿彌達巴」（藏音），現在他那個聲音我還記得很清楚，他微笑唱念聲聲阿彌達巴，那時候我感覺到他的臉上，純粹就是一種遊戲神通的味道！

為什麼要化這麼多的衣服？我看他穿的那一件衣服已經穿很久了，

也不像會冷的樣子，那時候心裡更覺得好玩，等到這師父把什麼東西都搬給他以後，他就笑嘻嘻的走了！一直「阿彌達巴！阿彌達巴！」就這樣子走掉了，走了以後，噫！過了不久，又回來了！回來做什麼呢？他又回來跟那位師父化緣，化一個袋子，那個袋子是我們在印度的時候，有些西藏人跟我們結緣，送給我們用西藏手工做的袋子。這師父想這袋子是人家送給我結緣，才沒有拿出來給他，奇怪的就是這個老喇嘛竟然也知道他有一個袋子沒有拿出來布施，特別走回來跟他要那個袋子，他不得已只好走進去把這個袋子拿出來給他，然後老喇嘛又念「阿彌達巴，阿彌達巴」就這麼走了，我們都嚇著了。大家說：「哎呀！師父啊！你這回朝聖可碰見阿彌陀佛囉。」「哎！這個不容易啊！碰上了就不相認，這多危險啊！」想來想去，真是太危險了！

每天我們可能都跟佛陀擦踵而過，沒有認出他是阿彌陀佛，這個太糟糕了！尤其我們學醫的人更是危險重重，每天從你的診察室走進來，

不曉得哪一尊是？進來稀奇古怪，什麼樣子的都有、跛腳的也有、長著大腫瘤的也有、眼睛挖掉的……什麼各式各樣的都有，不曉得哪一個人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真是太危險了，唯一安全辦法，只有小心翼翼的把每一個當作阿彌陀佛，所以有的人總是奇怪看我在醫院裡面，看到了誰都是合掌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有的護士半夜打電話給我，叫我看病人，電話拿起來竟聽到「阿彌陀佛」，她半夜裡聽到這句話，實在是嚇到了！沒有想到，怎麼夜裡拿起電話聽到一聲的「阿彌陀佛」，說實在的，其實我是提起念佛的意味比什麼都重要！最好我看見你的時候，也想到阿彌陀佛。有的人就不禁責怪我說：「你為什麼要一天到晚念阿彌陀佛？」唉！我笑笑告訴他說：「你實在是莊嚴如佛啊！讓我一看到，就想起阿彌陀佛。」我這樣回答，他就比較滿意一點。



在此懇勸大家能夠常常的念，隨時把這句佛號提起來，不要管人家

用什麼眼光來看你念這一句佛號；要是你沒有勇氣的話，難免要像我們剛才所看到的病人，到那痛苦得奄奄一息的時候才練習念佛，那就太晚了！若平常不把握機會練習，那要什麼時候才練習呢？這一句阿彌陀佛是何等的好話，我敢保證你一生一世絕對講不出一句比這個更好的話，要是你沒有信心來念這一句佛，那就太可惜了！

我們一生什麼壞話都說盡了，什麼話也敢說，可是卻沒有勇氣來講這一句最好的話。你信佛為什麼要怕人家知道？佛陀乃是天上、天下最了不起的聖者，我為什麼要怕人家知道呢？我們想想看哪，佛是何等慈悲智慧，竟然有我們這種弟子，真的常常要反省反省，自己不夠資格稱為佛陀的弟子？我們的佛陀爸爸，他哪一點讓你抬不起頭來？人若問你說：「你爸爸叫什麼名字？」你總不會畏畏縮縮，你爸爸又沒犯罪，你爸爸是天上、天下最了不起的阿彌陀佛，有什麼不可以說的呢？你就天天壯著膽子，到處念沒有關係。切不要每天學著什麼「傷腦筋！」

「哇塞！」等口頭禪！這些亂七八糟的話，大可不必常掛嘴邊。



不久前我們院裡有一位護士車禍，平常她是最勇敢的，在醫院裡頭是最有氣魄的，照顧病人也是非常用心的一位好護士，平常她也念念佛。那天過十字路口，她被人家闖紅燈撞上來，碰！一下子倒下去，撞到了頭，腫一個大炮炮。對方自己闖紅燈，站起來還罵她一頓，她一肚子的委屈，哇！竟就哭出來了！哭出聲，大家一看，喲！平常最勇敢的人竟然哭出來了，

那時候我去看她說：「妳有沒有念佛啊？」「沒有！」「我就知道妳沒有念佛。」「我後來就很後悔，我當時為什麼沒有念佛？」我說：「對啊！你平常不好好念佛，怎麼會在撞上的剎那，突然間能夠念得起佛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她說：「這下有把柄落在妳手裡，三步五時就被你笑一笑。」「對呀！三步五時就要提醒提醒這一句佛，

妳不好好的念，那怎麼可以呢？保證撞上去腫一個泡泡，就哭出來了！就念不出來了！」所以最好還是騎機車的時候，看到對面來一輛摩托車你也阿彌陀佛，來輛計程車也是阿彌陀佛，正好撞上的時候也是阿彌陀佛，這樣才比較安全一點，否則，處處都是危機。



病人來的時候，我總是問他說：「你有沒有想到你今天會來這裡住院呢？」「沒有啊！」大家都沒有想到啊！有的人已經瞎了一個眼睛，癌細胞都已經蔓延到腦神經了，他還說：「我很忙，我公司事情很多。」我想：「假如死了，公司的事情也會有人辦下去的啦，連命都沒有，還能忙什麼呢？」



看了這麼多以後，自己也要更加警惕警惕，看看別人不是說他死了就算了，有一天，那個躺在床上的人就是人啊！有時候我在想，值班哪

每天跑上跑下的，一躺下去，有時要爬起來發現心臟跳動很困難，有像一口氣就要喘不上來的樣子，這時念佛之吃力和病人一樣。不曉得有沒有跟大家講過？——當我實習的時候，二年當中是沒有一個病人念出一句佛來的（在臨命終的時候）。

當我看到第一個臨命終時能夠念佛的人，是我當住院醫師第一年的時候，碰到一個肺癌的女孩子，三十六歲而已（印象很深切），她被人家輾轉送到我們加護病房，正碰到我值班。那時候我們的主任看了她的X光片以後，他就說：「唉！沒辦法啦！郭醫師，妳跟她念經啦！」，他當然是開玩笑的這麼跟我說，我說：「好啊！」真就去念了（主任說的嘛）！

我就去病人旁邊，開始時跟她說：「我念佛給你聽好不好？」她說：「好！」，我就開始念，再念、再念，她說她覺得比較舒服一點，那天晚上就這麼一直陪著她念，念了六個鐘頭，她一分鐘呼吸四十八

下，是這樣「赫！赫！赫！……」這樣喘的，她這麼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急喘聲）這樣念佛的，中間只有說了一句話：「阿彌陀佛為什麼不趕快來接我？」那時候，真的我眼淚都掉下來了！這麼勇敢，這麼了不起的一個病人，在這個時候，她要跨越過多少的痛苦啊！她才有辦法能夠念得出這一句佛號，也要宿世有這種善根，恰好碰到一個主任叫我去給她念佛，這個病人，就這麼樣的能夠一直念下去。

第二個是休克多日的人，半夜三點鐘，突然跟我吵著說他要出院，雖然我看和平常差不多，沒什麼特別變化，但半夜吵著要出院，我不敢攔截他，不敢阻撓他，只好交代他，給他一尊佛像叮嚀他一路看著回去，念回家去；沒想到，他就這麼捧著一尊佛像，一路念回家去，後來我到他家裡去看他，他太太告訴我說：「他拿著佛像一直念、念、念個不停。」但是他家裡的人呢，憑我再怎麼樣交代，就是沒有辦法突

破「不要動他啦！」「要念佛，不要殺生啦！」沒有辦法能照這觀念來做，一下子改不過來。所以想要靠你的家人，靠外物都不可靠。

那夜下班聽經後，晚上十一點鐘又到他家裡，去探望看看他們有沒有好好給他助念，一進去，哇！大家都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我實在是覺得很難過，這麼重要的時間，請你們回來給他助念，大家卻都在那裡呼呼大睡，我拜託他們：「拜託，到底他是你爸爸？還是我爸爸？起來念佛！」他家裡的人才不好意思，大家起來念念，還好這個病人是能夠自己捧著一尊佛像，一直念，一直念，念到斷氣，要是憑家裡久顧疲倦的情形，想要等人助念嗎？我看還是不要存這個念頭比較好。

不要只靠我有一包光明沙，我有一件陀羅尼經被，那又不能做衣服穿，保證一天到晚穿在身上，哪裡知道倒下去的時候，有沒有那個機會為你蓋陀羅尼經被？誰為你放光明沙？連我的室友啊，她是非常高明的人，火災一發生的時候，她在房間裡腿一盤，她說：「一心念佛求

往生。」往生念頭這麼強的人，碰到我生病在那裡喘來喘去的時候，她才不給我助念呢！她念「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所以哦，我已經明白了大概沒有人會幫我助念，我還是死心蹋地的自己念好比較重要啊！

後來又碰到第三個，到現在就這麼幾個而已（已經第五年了！）一個肺癌肝轉移的病人，這個病人他的兒子非常的孝順，從知道他的父親得癌症以後，他每天吃素拜佛。其實他本來是找我們以前的系主任于立忠教授看的，于教授認為他的病實在是太嚴重了，于教授自認為對他可能沒什麼大幫助，所以也不貿然去看他，他建議家屬請我先過去看，（因為于教授他人在台北，這個病人在高雄，故要我先去看他）。

這個病人家屬來看我的時候，就跟我說：「郭醫師，我們想求您去看家父。」我聽病況愣了一下，已經不是醫療範圍所能夠拯救的，就帶了一串念珠去送他，教他念佛，沒有想到，他就能這麼偶然念；但是他

的兒子可是非常虔誠，當我到他家去的時候，他們家裡有個男孩，大概四、五歲、小小的，看到我的時候他合掌，稱念：「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我問說：「你小小年紀怎麼會念這麼長的？」他說：「我舅舅每天晚上都跪在那邊念。」他每天跟著念，所以他就會念。

我想大概就是這種虔誠心的感應力，這個病人很奇怪，我那次去看了他以後，中間並沒有再去看過他，但是那時候為了想幫忙他，幫他訂了日本的一種藥草，等到那個藥草送來的時候，我打電話去，他女兒說：「他現在人已經昏迷不醒了！」我就跑到他家裡去，想最後給他助念助念，這個病人在昏迷不醒當中，聽到我們念佛的聲音，他醒來問：「那是什麼（台語）？」我們說：「念阿彌陀佛（台語）」，他全家人都合力，他的女兒從美國回來，大家好像啦啦隊一樣，「爸爸你要念阿彌陀佛，趕快念阿彌陀佛！」他就坐起來念「阿彌陀佛」、「阿彌陀

佛」、「阿彌陀佛」，又倒了下去，又昏倒了！

全家人都一直念個不停，他又醒過來；醒過來又合掌，「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昏倒過去，一個晚上就這樣昏倒又醒過來，多少次，終於讓他一直念，直到念不出來，他走的時候，我看到那個相貌，實在覺得很驚訝！笑得牙齒露出來——我沒有看過這樣歡喜的——看了那麼多人死，實在沒有看過人家笑得牙齒露出來。咦！很奇怪的，他們隔壁有一些受菩薩戒的蓮友，一個去叫一個，好多人來給他助念，不是我們去找的，他平常也不是學佛的人，那時候竟然有好多人來助念，念了八個小時，看他這麼笑嘻嘻的，實在是非常的歡喜。

這個「死」，實在是有很多樣的死法。想要死得美，實在是很不簡單。像前一天，我回來的時候，不放心還去看了一個食道癌的病人，這個食道癌的病人，大概已經有二個月沒有講話，每天氣呼呼的，躺在床上連痛都講不出來，很氣！氣呼呼，照顧他的人實在沒有辦法跟他溝

通。到最後那幾天，喘得非常厲害，我正要下班的時候，想今天不是我值班，有人看，可是還是放不下心，去看看他，最後勸了他半天，我要離開的時候，他跟我合掌，但是已經念不出來了（心裡有沒有念，我不曉得），沒想到；我才剛走，掉頭而已，他就上廁所，在廁所裡面大吐血，在廁所裡頭就斷氣了！

我常常在下班的時候走不開——去看一看，這個人看一看、那個人看一看，因為每次我想到老師教我們，他說：「一件事情，你有十分的力量，你才盡九分，這就不夠盡心，就是不夠誠懇。」我每次想到這一句話，有時候從病房走出來，就會再繞回去再看一次。但是這樣的情況下，還是常常當我隔天上班的時候，已經看不到這些病人了！我不曉得他送到哪一個殯儀館去，苦苦的等待人家來聯絡，要怎麼樣去給他念佛？起碼要交代別人怎麼樣給他念佛；但是，這些常常都不能夠這麼容易啊！要是他本身沒有發這種很強願力的話，實在是太困難、太困難的

一件事了！

看到現在，也不過是這樣幾個人而已，真是太難得、太難得了！有時候我們送的人多了，還曾經一天送過六個出去，但是多少年來，也只有這麼幾個在臨終時，能念佛求往生。真的是「生死事大，菩提路遠」！



今天這麼囉囉嗦嗦的在這邊反覆講個不停，不是想講得大家心情不好回家，好像天空「沈陰暗慘」想佛家就是這麼的悲觀，整天講這些東西？佛家告訴你這些，是要叫我們積極起來，把握現在這一念，怎麼樣把穢土三千界，遍種西方九品蓮。你現在就開始要好好的播種，我們在寺廟裡面學習繞佛、拜佛，是教我們帶著這種拜佛、繞佛、念佛意念到我們的工作崗位去。就像日本的那個念佛的妙好人一樣，他寫的詩句，怎麼寫的？說：「才市你憑何幹活兒？才市憑阿彌陀佛幹活

兒；才市憑何作事？憑阿彌陀佛作事。」但願我們能夠這樣，我們憑什麼看病，我們憑阿彌陀佛看病。「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我們來學醫、來看病，來看清自己內心的病，能夠拯救自己脫離痛苦的深淵，才有辦法拯救別人。要是一個問題連自己都繞不出去，又怎麼能夠幫助病人？

常常我會聽到醫師跟病人對話，對的很好玩：「啊！醫生啊，我這兒都一直痛，痛不止！」「你就要多忍耐啊！」「吃藥都無效。」「你就要多忍耐！」然而碰到這醫師自己痛起來的時候，叫得比誰都大聲，這不是開玩笑的話，當時我在實習的時候，碰到一位外科醫師是我們的V S，平常病人跟他說：「這個傷口很痛。」「忍耐點，你塊頭那麼大，就要忍耐一下！」結果他開盲腸炎的時候，叫得比誰都還要大聲哪，我看那個半身麻醉實在沒辦法，要做全身麻醉才可以。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話，實實在在就是這樣，因為他比誰都清楚，所

以比誰都恐懼。今天開盲腸開到哪裡，哪裡綁線都一清二楚，一清二楚格外的痛苦，反而病人糊裡糊塗，蓋了個布不曉得，相信你任你割。所以碰到事情時就要想想，我現在功力有幾分啊！這太危險了，憑這種功力，老師說：「念得一百句是一百句，沒有一句打失，叫做靜坐中有十分的功力。」自己省察，一分都沒有，到時候真槍實彈上戰場，要是信心堅固、願力懇切，臨時能夠抱得到佛腳，那還是不錯的；怕的是臨時還不抱。

我們有一位病人，我勸他念佛：「老伯你有沒有念阿彌陀佛？」他說：「普通也沒在念，生病才念佛？」唉！這個人還滿有概念的，好像對佛也沒有什麼貢獻，臨時才要請他幫忙，不大好意思！（他老人家是這種意思）我說：「沒有關係哪！你平常跟我也不認識，從來也沒有到過我家坐坐聊聊，你生病的時候還不是可以來看我啊！」他說：「嗯，這樣也有理，普通雖然沒念佛，但到時也可以念。」他想一想還念一念

(在他很痛苦的時候)。

前天他奄奄一息，快要走掉了，還拼命找我。這個病人很奇怪，在他病還很有希望的時候，他找教授看病，到他認為他已經奄奄一息，要交代後事了，找郭醫師，做什麼？念佛。不是找我，是找阿彌陀佛，平常的時候人家問我：「你吃素拜佛？」都是覺得我『有問題』的樣子；等到他重病來住院，當一聽到他的醫師吃素拜佛，總是有病人拉著我的手，告訴我說他安心，他不是看到我的臉安心，而是看佛面安心，他們想這個吃素拜佛的人，大概不會給我亂搞一通吧！起碼還能給他在生死的掙扎中一點助力，所以各位不要擔心，你千萬不要怕你這一句阿彌陀佛，讓人家感覺很奇怪，你儘管勇敢的念下去，把這一句佛號帶到你崗位上去；把這一句佛號，把這一朵蓮花帶到膿血涕唾充滿的醫院去，沒有關係的，你儘管好好的念下去，只要有一位病人在緊要關頭時候，能夠看到你想到念阿彌陀佛。

我發現有些病人非常有意思，他們平常不念佛，然而看到我，總是合掌念一句佛，因為我看他們這麼久的時間裡頭，每去看病的時候，進病房就是念阿彌陀佛，就是合掌念阿彌陀佛，要是有一天我忘了念，他們就會說：「郭醫師你今天怎麼沒有念佛？」對啊！我今天為什麼忘記念佛？這就好了，不止十二尊如來會教我念佛，到處是人家來提醒我念佛，因為我太容易忘記了！所以不得不請大家來護持我念這一句佛，要是有一天，你見到我沒有合掌念佛，拜託！拜託請你提醒我一下，要是我這個時候斷氣，提醒更有意思！



那些病人看到我就是應酬應酬，念個阿彌陀佛，也很難得，他臨命終的時候我去看他，他就會從床上合掌要念這聲阿彌陀佛，只要念得出這一句佛號，起碼起碼不墮三惡道，佛在《地藏經》裡頭有提到說：「一個人在臨命終的時候『得聞一佛名、一菩薩名、大乘經典一句一偈，

不墮三惡道。』憑著這個，憑著不讓眾生墮三惡道，我們應該鼓起勇氣，不要在乎別人怎麼看你，等到他懂得的時候，那個機會已經錯過了！你今天喪失這個機會為他念佛，喪失了這個機會告訴他佛法，你以後可能永遠沒有辦法來補償；也許躺在床上的人，有一天變成你最親愛的父母親、你的女朋友、你的太太、你的先生，這個時候，你會希望有人為他那麼做，但是你平常不種這個因，到時候不會有人為他這麼做。

你千萬不要害怕，就這樣的做下去，我覺得大家都太缺乏這種勇氣，有時候在學校裡面「解門」念了一大篇，〈十四講表〉能夠從第一講表默寫到最後一表，但是呢？一出去的時候，你要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卻沒有這種勇氣啊！為什麼？為什麼不鼓起勇氣呢？「一入耳根永為道種」，請大家不要忘記啊！我們總是愛護自己的面子，保護自己無微不至，總是怕人家用什麼眼光看我，我們寧可犧牲眾生的幸福。多少

劫以來，我們都是這樣子，應做而不做，不應做而做，到底在我們這一生當中——在這一生的勞碌中，我們真的捨得為別人貢獻什麼？我們真的捨得為別人貢獻什麼？

其實這是我個人自行懺悔的話，在這裡講實在也是很慚愧，因為我覺得大家的修持都比我還好，每天總是一大早，就有人在樓上念佛，拜八十八佛，在那裡禮佛懺悔修行，大家這個年紀就會這樣子做，想當年我都還在睡大覺、做大夢。一直到現在，到醫院裡頭去，常看到這個生死掙扎的痛苦，回過頭來才想到快馬加鞭向各位看齊，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把握在學校的時間好好的修學，以後才有這種力量來幫助別人，你要負擔如來的家業啊！

阿彌陀佛！

慈雲懺主淨土文

一心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願以淨光照我
慈誓攝我我今正念稱如來名為菩提道求生
淨土佛昔本誓若有眾生欲生我國志心信樂
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以此念佛因緣
得入如來大誓海中承佛慈力眾罪消滅善根
增長若臨命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貪戀
意不顛倒如入禪定佛及聖眾手執金臺來迎
接我於一念頃生極樂國華開見佛即聞佛乘
頓開佛慧廣度眾生滿菩提願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道證法師生病時，血書慈雲懺主淨土文，與台中蓮社結緣。

華枝春滿 天心月圓——

「學醫與學佛」外一章

郭惠瑛 寄自美國威斯康辛州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

今夜 清風明月下

我仍在園中種滿蓮花

敬愛的蓮友們：

莫憂我花幾時開

回首快將已花植

再度接到明倫月刊學長的越洋電話，要我寫一篇文章，作為「學醫與學佛」的尾聲。原因是許多善心人士因為看了家姊郭惠珍醫師這篇講辭之後，深受感動，有的向明倫月刊打聽郭醫師的消息，有的甚至要捐款幫助她行醫……因此，明倫月刊希望能藉此文向大家致意並做個交代。



是早該寫這篇文章感謝所有關懷家姊、關心眾生慧命的師長、蓮友們了，然而每當這感激之情宣洩之時，總是自慚形穢，不敢付諸筆端，更不敢公諸於世。此刻，更是千頭萬緒……好吧！就從這裡說起吧！

四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忙碌得幾乎整年都沒有互通消息的家姊突然打電話來，第一句話便有板有眼的說：「一心皈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我想老姊想必又要提醒在異鄉的妹妹念佛吧！

「通知妳一下，末學要往生了！」

「妳看到阿彌陀佛要來接妳了嗎？」

「還沒，可是有其他的信號。」

「什麼信號？」

「一個腫瘤——是卵巢瘤，很大，一般來說不會超過六個月……」

她講話的口氣儼然是一位腫瘤科醫師在向病人的家屬說明病情，一點兒也不像一個癌症病人自己的陳述。

我愣了一下，說：「菩薩，還有許多眾生需要您度哩！」

「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願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不可盡故，我此願亦無有盡。」

「可是，妳有把握嗎？」

「雖然尚未一心不亂，但是信願具足。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

我心裡想：她真是信願具足了，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她的。對一個學佛的人而言，往生是一件最奇妙不過的事了，我覺得此刻說一些留她的話都太俗氣了。可是我還是要問：「那你還上班嗎？」

「唉！該去的我都去了，只是最近腳腫起來了，比較不方便……妳放心！有人護持我念佛，照顧得很好……」

我心想：「老姊啊！生這麼大的病是唯一叫妳休息一下的辦法嗎?!為了那三年腫瘤科醫師的賣身契，誰叫妳早點離開那日夜勞碌，與病、死糾纏搏鬥的地方，妳都不肯的，現在，妳終於要解脫了！」

「好了，」她繼續說：「我打電話告訴妳是要妳也要早有心理準備，我看了太多人臨死慌慌張張的……平常就要把『死』字掛在額頭上，用功念佛！妳好好做妳該做的事吧！我臨終通知妳，妳遠在美國也趕不回來八小時之內幫我助念了！」

「阿彌陀佛！」這是我唯一能說的話……



五月中旬，我回台灣看她，當時，我是打算回去助念的。

當我看到她時，我幾乎忘了她生病的事，仍是像從前一樣，兩人笑得很誇張。

「哈！我就知道妳會跑回來！」這才提醒我為什麼回台灣。

「煞不免（當然要）回來看妳的瑞相啊！每天誦《彌陀經》，念著蓮池海會佛菩薩，蓮池海會佛菩薩……一想到妳要是其中一尊了，就覺得好美哦！想到妳就要到那黃金為地的淨土，與諸上善人聚會一處，便法喜充滿！」

「說真的，我從知道自己長一個腫瘤，心跳都沒有多跳一下，我天天看這種病，我早就有心理準備了！」看得出她的心裡真的沒有為此起一點波瀾。

家母這回也是意外的鎮定，她常說：「奇怪！我怎麼煩惱不起來

了？好像全交給了阿彌陀佛去處理就不擔心了！」

我們母女三人常在一起念佛，家姊比較氣虛時我們便採用「輪念」的方式：家母念四句，我念四句，然後三人一起念四句。這樣不但比較容易攝心，並且也較不容易累。念到法喜處，便「歡喜相向」，露出會心的微笑。

有時候，家姊念佛念得「歡喜踴躍」，從佛堂走出來，手舞足蹈地吟誦著日本「妙好人」——才市的詩：

「何其幸運，不死而往生。

生還淨土。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促我去，

未死便去往生。

南無阿彌陀佛。」

這真是她心裡的話！

然而，一個癌症病人難道真的沒有痛苦嗎？從小到大，家姊不知患過多少疑難雜症，考倒多少醫生，或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長期與病苦的掙扎中，培養了她的忍耐力。對一個能負荷萬斤的力士而言，百斤的重物，又算什麼呢？但是，更重要的是她的心念，誠如她寫給家人的信中說的：「佛力加持，腫瘤是有的，但找不到生病的人、受苦的人。我也覺得很奇怪，一般人都會很苦，可是我很自在，說真的，人多半是嚇死、煩惱死、負重死，我萬緣放下，輕鬆自在。」

家姊並沒有接受傳統的治療，她只是一心求往生，但是為了安慰關心她的人，她吃一點中藥，並用小麥草灌腸。看她灌，好似一點都不痛苦，灌進去後，為了使小麥草汁徹底清洗腸子，她還得倒立十來分鐘。

我也常和她一起倒立，表示「同事」（四攝法之一）。她讓我覺得灌腸是一件很輕鬆有趣的事。有一次，我想「同事」得徹底一點，便也試著灌腸，才知，那真是冷汗直流，一分鐘都很難忍住的。然而，她卻告訴我，她每次都利用灌腸後到廁所的路上練習念很慢很慢的佛號，學習安——詳、自——在，到了廁所後還要「當願眾生，棄貪嗔痴、蠲除法」。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他諸如腫瘤本身的痛、斷食的苦，便不消說了。她這樣的實踐佛法，難怪她看起來不像病人，也難怪那腫瘤會奇蹟似地縮小。

有許多關心家姊的人向我打聽她的情形，我常常不知道要怎麼回答，於是我請教有智慧的她。

她毫不考慮，又手舞足蹈地說：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

今夜 清風明月下

我仍在園中種滿蓮花……」

我很滿意這個答覆，可是我怕有人要追根究底，於是，我又問：

「如果問起妳的病情呢？」

「如果，是學佛很久的人問起，你就說：很苦——痛苦的掙扎，警惕他們，讓他們好好用功！」她看看我，確定我聽懂了，又接著說：「如果，是初學佛的，或是還沒學佛的問起，你就說佛力加被，有好很多了，增強他們對佛法的信心。」

這兩個說法都是事實，就看我們怎麼去看它了！



走筆至此，能說的也只是些感謝的話而已了，感謝日日夜夜關心家姊的親友們，感謝為家姊念佛迴向、拜山祈求的師父們、蓮友們，感謝醫院裡示現病苦為家姊現身說法的菩薩們，感謝指導我們學佛的師長與善知識，感謝佛菩薩慈悲……在與家姊相聚的三個月中，我從未見過她

為病痛哭過，卻屢見她感激的淚……

覺得很抱歉的是，每當大家問起家姊身在何處，我總是不便奉告，或只是說她在一個阿彌陀佛變化所作的地方，實在是不敢勞師動眾去探望她，一方面也為了顧及家姊的道業與病情……特此致歉。相信只要大家懇切念佛，必能心心相印，感應道交。

最後，錄下家姊在以前住處黑板上的留言，與各位共勉：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

今夜 清風明月下

我仍在園中種滿蓮花

敬愛的蓮友們

莫憂我花幾時開

回首快將已花植」

一、佛者「覺」也

1 拜佛是「覺性」之開發，
非「盲目崇拜」，
亦非「慣性動作」。

〔不知不覺被原來習慣性動作
拖著走〕

2 拜佛要培養「回光返照」之能力。

• 使「覺性」在「慣性」之前起作用，而非一般之運動。故須時



時觀照「當下之動作」。因此拜佛中注意「勿閉目」。

• 始終收攝眼神，觀照自己——

「觀自在」。

• 視力集中於中線。

• 須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

〔猶如頂上有佛在觀自己〕

• 不可「糊塗不覺」。

〔拜「迷」，非拜「覺」也〕

• 須都攝六根，不可散漫上下。

二、立如松，正而鬆

1 兩腳以「前八後二」站立。

2 頂天立地——立如松。



• 以「足跟」支力，深吸氣，全身放鬆。

• 檢查「足趾」——完全放鬆。

• 頭如懸鐘，空靈端正，耳對肩中。

• 後頸貼衣領，收下巴〔頸椎——胸椎對直〕。

• 由足跟中點——脊柱——頂門

上，彷彿一線拉直。



• 下頷關節放鬆，勿咬牙切齒，舌、軟齶、咽喉，都要放鬆柔軟。「舌尖」頂於上齶。「舌根」上空，如含「團空氣」。

〔如此，唾液腺之「開口」通暢，鼻中——咽喉氣道亦通暢〕。

• 鬆則氣脈通，頂上清涼，易保持正念，不昏不散。



三、合掌

〔攝心〕

- 1 雙手合掌當胸〔肩臂放鬆〕。
- 2 「拇指根」對齊「膻中」穴。
・〔「膻中」穴，在「乳尖中點」〕。
- 3 自己觀照檢查，五指併攏端正向上。



〔小指很不易合好，須用心觀照，心散，則小指開〕

- 4 手雖端正，而很鬆柔〔勿緊張〕有如左手貼右手休息，右手貼左手休息。
- 5 深吸氣，肩放鬆，腋下留些空間〔腋勿夾緊〕。
- 6 保持端正放鬆，吸氣充滿狀態。
- 7 收攝眼神，觀兩手合縫〔中線〕。
- 8 進觀「後鼻孔」中道之氣息。

四、俯首

〔反觀〕

- 1 柔軟垂頭敬禮。
- 2 頭如成熟稻穗低垂至「下巴貼胸」，頸放鬆完全不用力。
〔開始若不能做到，即是「頸肌」長期僵緊縮短，只要放鬆，多練幾次——「有如瞌睡般，頭自然鬆落，完全不著力的動作」就可放鬆拉長



頸肌。〕

- 3 仍收攝眼神，反觀自己，拜佛是修習「動中定」——在動作中，眼前「境」雖變動始終都攝眼神於中。〔都攝六根〕

苟一念回心，
決定得生，
自心本具極樂！
——滿益大師

五、躬身

〔脊椎向後拱〕

〔謙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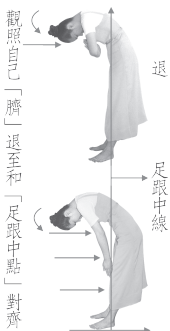
注意：並非向前彎腰（重心偏於「趾」）。而是向心躬身（重心保在「跟」）。

1 立定脚跟（趾鬆靈，不載力）。

2 垂頭，觀照中心線，觀照自己如何動作。有如要「看自己足



跟」般之動作。如仰臥起坐之用力方式，令「心口—腹—腿—膝」一起退後，使脊椎向後拱起。「腹—膺」可退一尺」。而手臂鬆、不動。



六、鬆肩

〔放下〕

1 保持垂頭，躬身。

2 合掌之手，對準「跟中」下垂。

垂。



3 掌仍合好，沿中線用些「向下伸」之拉力可把雙肩拉下，拉開。



消除平白肩背緊張之障礙。

〔手下垂對準足跟中點，尚可作為指標來檢查，身是否已充分後退。〕

以下七、八之連續動作是手觸地（跪前）瞬間之「過渡動作」。

雖很快就過（約三秒），但對保持重心不動，及開發「足跟——丹田」之力很重要，故不可草率忽過，須明白觀照。

七、曲膝—躬身而降

〔恭敬—柔軟〕

- 1 持續以上俯首—躬身—垂手。
- 2 保持小腿垂直而曲膝，直到手觸地。「彷彿後有椅子，而小腿貼靠椅腳，向後「坐下」般。」
- 3 眼神專注中線（二跟中點），「臍」沿此中線，直下趨向「跟中」直到手能觸地。
- 4 柔軟分手（在小腿旁），手心轉向後方便按地。



〔初學者難免蹲時小腿向前斜，請參考（拜佛與醫學）之曲膝小腿直線習法。〕

〔註〕：因前「躬身」動作時，



——腿和膝已曾向後退，故接著「屈膝」時，小腿尚能垂直，而不致斜向前。

屈膝時〔比較〕

若小腿直：重心在「跟」——

〔自然物理重心〕屈膝時，不耗力於平衡，腿不酸，可鬆。

若小腿斜：重心偏前，則非自然物理重心，須耗力於平衡，緊張，腿酸。



八、按地跪下

〔謙恭到底〕

- 1 至雙手指尖觸地，可以「手作支點時，足跟才離地，以膝著地，跪下。」〔跪之瞬間——



腳底和腳趾間的「關節」會充分拉開，每隻腳趾之筋都拉到，運動到了。〕

2 手按地之恰當位置，是讓膝跪

下時，正好指尖齊膝。

兩膝分開些〔約開5公分〕



〔不必太開，以免臥下時脊椎塌下。〕

- 3 膝一到地，手即放鬆〔柔軟〕〔不白費力僵持，始終保持單一重心——一心〕



九、跪坐放鬆

〔狂心歇息〕

1 坐——



足底向上呈「V」字，二大指輕輕相接觸，而不相壓，坐在二足跟之「內側」，跪著坐定，以體重壓開二足跟。



〔可拉開踝關節，刺激「淋巴反射點」。〕

〔此時重心仍在「跟中」。〕

註：「跟中」——二足跟中點。

狂心若歇

歇即菩提

十、伸手迎佛

〔背塵合覺〕

1 坐定、重心在後跟中，身放鬆。

2 保持垂首（勿抬頭）。

3 雙手柔軟，向「前方中央」伸直。（方向如圖）



〔雙手指尖貼地
滑行〕

4 手雖「伸直」而「鬆柔」，不僵硬，但有拉開「肩之拉力」。

5 此時是小腹向地面貼近，上身鬆柔。（力在丹田）

自是不歸

歸使得

故鄉風月有誰爭？



十一、五體投地

〔深投覺地〕

1 坐定（跪姿）（保持重心在後腳跟中）。

2 以「中指尖」為支點，按地。

3 兩肘，向「外」「前」方撐開，順便貼地，肘對齊耳孔。

二肩拉開（肩背平）勿聳肩偏促，腋下拉開（放大心量），

〔加大肺活量〕指、掌、完全平貼於地（平等心）。



4 撐開肘之同時，上身也趴下，——「印堂」向「下」方貼地。

〔不必太向「前」趴，向「下」即可，使脊椎向上拱起〕。

如此方可作徹底深呼吸。

〔太向前趴，腰背肌肉會緊張，而迫使腰脊向腹部塌入，造成呼吸、及血流神經之壓迫和障礙〕。

5 此姿勢「頂門——臍——跟中」約呈一直線。

十二、翻掌接佛

〔轉凡成聖〕

1 先輕輕半握拳（由小指帶動）

2 在將手掌翻轉向上，如蓮花開，如掏心供佛。

〔此表決志轉變自己，向佛學〕。

〔翻掌時，盡量「翻平」——使掌心平面向上，（勿傾斜），但勿僵持使力，須立刻放鬆，使手指如蓮花瓣輕柔〕



3 以此「蓮手」承接佛足。雙手約於頭前「一拳」處，雙手中指約距4寸，手指雖鬆，而須整齊柔軟。

天涯海角

莫忘

佛的慈眸在等待……

十三、與佛會心 生佛交徵

1 翻掌接佛時，觀想佛立於我蓮手上接受禮拜，此時與佛會心一笑。

2 佛放光照我，佛光由頂門直入，充滿全身心。

〔此時全身放鬆，微笑自然徹底深呼吸〕。

不轉慈眸應待我



長舒金臂欲攜人

〔由外可見，全身如充氣般鼓起，甚至兩「腰髖部」亦鼓起，此是肺充分膨脹之吸氣〕。

娑婆憂惱處

請回首

領受佛光

今願今生

心開花開

十四、恢復跪坐

〔歡喜信受〕

1 接佛後

亦先半握拳〔以小指帶動〕

〔領受佛力〕

再翻掌向下〔平貼地面〕

〔平等布施〕

趁吸氣之勢——

〔自然吸，非刻意吸〕

由頂上拉起，恢復跪坐，手亦



收於膝旁〔指尖齊膝〕。

〔由頂上拉起，如木偶之吊繩被拉起〔被佛拉起〕，全身鬆，不用力，並非靠腰背使力坐起來〕。



十五、跪翻腳掌

〔歡喜起行〕

1 以「膝」作支點。

〔雙手於膝旁稍扶而已〕

2 由頂上中線拉起，自然臀離

坐，使腳能靈活翻轉「V」變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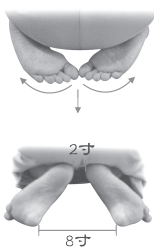
〔身放鬆才能靈活〕

〔肩、手勿沉重載力下按〕

翻法如圖：



向外前方



〔二大趾向外點地〔距8寸〕

〔二足跟向內靠攏〔距2寸〕

〔目的是使站起時，腳之位

置如最初站立之「前八後

二」，如此才能立於原

位〕。

十六、恢復立姿

〔堅固不退〕

1 趁著吸氣之勢〔非刻意吸，是

自然吸時〕。

〔如木偶被拉一般〕——

被佛，由「頂上中心線」拉起

來，很鬆靈，瞬間就恢復立姿。

〔起立完全不費腰肌之力，亦不

是靠雙手往下按地之力，而是

「頂上拉力」。頭始終在最高



點，須用心體會此起身之要
領——是如由頂上拉起般，心勿
罷礙身體其他各部位〕。

*** **

注意：不宜先抬臀部，後抬頭，如

此則腰很吃力，腰酸背痛。

臀高、頭低
〔倒栽狀〕



上道下證法師書籍法寶流通目錄

【書籍】

- ☆ 學醫與學佛
- ☆ 傾聽恆河的歌唱
- ☆ 朝聖之旅
- ☆ 清蓮飄香
- ☆ 畫佛因緣
- ☆ 歡喜菩薩真人真事
- ☆ 笑著進入七寶池（親友如何幫助重病臨終病患）
- ☆ 毛毛蟲變蝴蝶系列
 - 之一（獻給慈父的感恩與懺悔）
 - 之二、三（考古變今用、枉死變往生）
 - 之四（缺陷變寶蓮）
 - 之五（癌細胞變快樂佛細胞）
 - 之六（黑社會變蓮池海會）
 - 之七（從樂入樂）
- ☆ 拜佛與醫學（單行本）

【CD光碟】

- ☆ 金蓮盛開水月清——西想集（道證法師法語墨寶）
 - ☆ 彌陀要解學習系列之一（佛要救你）
 - ☆ 重刊淨土五經
 - ☆ 彌陀要解學習系列之二（永不休診的救度）
 - ☆ 菩薩走過人間
 - ☆ 發菩提心
 - ☆ 願共享彌陀甘美的果汁
 - ☆ 菩薩戒本經白話淺述（地持菩薩戒）
 - ☆ 願您消災免難
 - ☆ 放生、放生、放大光明生極樂
-
- ☆ 學醫與學佛（華語 1片）
 - ☆ 傾聽恆河的歌唱（華語 2片）
 - ☆ 歡喜菩薩真人真事（閩南語、華語各 2片）
 - ☆ 毛毛蟲變蝴蝶（閩南語 12片、華語 13片）

★佛在呼喚系列

- 之一 在種種不同背景中——歡喜念佛（閩南語、華語各1片）
- 之二 自然念佛（四字彌陀聖號）（閩南語1片）
- 之三 禮佛和音（六字五音佛號唱誦）（華語1片）
- 之四 觀音念觀音（觀世音菩薩聖號）（華語1片）
- 之五 至心信樂（華語1片）
- 之六 梵音《大悲咒》念誦教學（華語1片）
- ★親友如何幫助病患——笑著進入七寶池（閩南語、華語各2片）
- ★願您消災免難（閩南語2片）
- ★信心紮根（閩南語11片）
- ★發菩提心（閩南語、華語各4片）
- ★畫佛因緣（華語4片）
- ★阿彌陀經要解讀誦（華語2片）
- ★放生感應奇蹟記（閩南語6片）
- ★憶圓因老法師——放生、放生、放大光明生極樂（華語2片）
- ★菩薩戒白話淺要複習（地持菩薩戒）（華語5片）
- ★佛要救你（華語版2片）
- ★淨土五經有聲書（華語版14片）

- ★菩薩戒本經白話淺述（地持菩薩戒）（閩南語版3 4片）
- ★來自佛國的祈禱系列

- 之一 山中晨禱（華語版1片）
- 之二 鐘聲佛號（華語版1片）
- 之三 靜聽佛在呼喚——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華語版1片）
- 之四 故鄉風月（華語版1片）

- ★永不休診的救度（華語版6片）

【DVD光碟】

- ★試用活魚袋放生心得分享（閩南語、華語版各1片）
- ★道證法師追思讚頌法會紀念專輯（華語版1片）
- ★佛要救你（華語版1片）
- ★拜佛教學影片（華語版1片）
- ★娑婆憂惱處請回首仰望靈山（華語版1片）

【佛像】

- ★阿彌陀佛畫像（四—五尊）

【聲明啓事】

道證法師所著作陸續出版之法寶（包括書籍、CD、VCD、DVD等），敬施大眾完整翻印，但不得增刪，尤其嚴禁販賣，一旦發現有此違法行爲，將追究其法律責任。

道證法師即郭惠珍醫師，於2003年6月19日觀世音菩薩成道日往生，其著作權，目前由其繼承人即其母郭魏瑞雲老菩薩享有，並依著作權法第30條保護50年。

又製版權係於著作權消滅後，首次發行，並取得原著作、原件，依法登記，對該版面始有製版權（著作權法第79條、製版權登記辦法第3條）。希各方發心翻印大眾，不要誤會，而阻止他人翻印，著作權人若發現有此故違情事，必依法禁止該人翻印，並追究其法律責任。

各方發心翻印者，請在經書法寶之封底裡頁，登載上開啓事。

義務法律顧問：北部：賴玉山律師 電話：(02) 23216989 (07) 2911525

許坤立律師 電話：(02) 27095366-198

中部：陳賜良律師 電話：(04) 24365934

南部：陳三兒律師 電話：(07) 2516040

林錦芬律師 電話：(08) 7531321

劉聖度祈

荷擔醫王家業

談續如來燈明

不忍眾生苦
不忍聖教衰
是故於此中
緣起大悲心
南無阿彌陀佛

